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漣水燕談錄 第七卷 歌詠 書畫

歌詠

藝祖收河東凱旋，苑皋叩馬進詩曰：「千里版圖來浙右，一聲金鼓下河東。」上愛歎不已，增秩，賜章服。皋，魯公質之姪，好學有文，時稱「高、梁、柳、范」，謂高弁、梁周翰、柳開與皋也。

楊侍讀徽之，以能詩聞於祖宗朝。太宗知其名，索其所著。以百篇獻上，卒章曰：「少年牢落今何幸，叨遇君王問姓名。」太宗和賜，且語近臣曰：「徽之文雅可尚，操履端正。」拜禮部侍郎，選十聯寫於御屏。梁周翰貽之詩曰：「誰似金華楊學士，十聯詩在御屏風。」《江行》云：「犬吠竹籬沽酒客，鶴隨苔岸洗衣僧。」《寒食》云：「天寒酒薄難成醉，地迴樓高易斷魂。」《塞上》云：「戍樓煙自直，戰地雨長腥。」《嘉陽川》云：「青帝已教春不老，素娥可惜月長圓。」又云：「浮花水入瞿塘峽，帶雨雲歸越嶺州。」《哭江為》云：「廢宅寒塘水，荒墳宿草煙。」《元夜》云：「春歸萬年樹，月滿九重城。」《僧舍》云：「偶題巖石雲生筆，閑繞庭鬆露濕衣。」《湘江舟行》云：「新霜染楓葉，皓月借蘆花。」《宿東林》云：「開盡菊花秋色老，落遲桐葉雨聲寒。」

王元之謫黃州，實由宰相不悅；交親無敢私見，惟寶元賓握手泣言於閤門曰：「天乎，使公屢出，豈非命耶！」士大夫高之。元之以詩謝之云：「惟有南宮寶員外，為予垂淚閤門前。」

元之初知制誥，上疏雪徐鉉，貶商州；召入為學士，坐辨孝章皇后不實，謫滁州；復召知制誥，撰《太祖尊號冊》，坐輕誣，謫黃州；作《三黜賦》以自述。時蘇易簡知舉，適放榜，奏曰：「禹稱翰苑名儒，今將全榜諸生送於郊。」上可其奏。諸生別元之。口占一絕，付狀元孫何曰：「為我多謝蘇易簡云：『綴行相送我何榮，老鶴乘軒愧谷鶯。三人承明不知舉，看人門下放諸生。』」

楊文公初為光祿丞，太宗頗愛其才。一日，後苑賞花宴詞臣，公不得預，以詩貽諸館閣曰：「聞戴宮花滿鬢紅，上林絲管侍重瞳。蓬萊咫尺無因到，始信仙凡迥不同。」諸公不敢匿，以詩進呈。上詰有司所以不召，左右以未貼職，例不得預。即命直集賢院，免謝，令預晚宴，時以為榮。

唐韓吏部序侯喜、劉師服與道士軒轅彌明《石鼎聯句》，其事頗怪。彌明之詞警絕遠甚，世以謂非神則仙，殆非人思所能到。孫漢公以為皆退之語也，蓋以其詞多譏刺，慮為人所知，故假以神其事。

夏文莊公竦，初侍其父監通州狼山鹽場，《渡口詩》曰：「渡口人稀掃翠煙，登臨尤喜夕陽天。殘雲右倚維揚樹，遠水南回建業船。山引亂猿啼古寺，電驅甘雨過閑田。季鷹死後無歸客，江上鱸魚不直錢。」時年十七。後之題詩，無出其右。識者以謂「甘雨過閑田」，雖有為霖之志，而終無濟物之澤。

陳文惠公堯佐，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，同年二十八人。時公兄弟俱未仕，父省華尚為小官，家極貧。魏野以詩賀之曰：「放人少處先登第，舉族貧時已受官。」

王文正公曾、李文定公迪，咸平、景德間相繼狀元及第，其後更踐政府，及罷相鎮青，又為交承。故文正《送文定移鎮兗海詩》有「錦標奪得曾相繼，金鼎調時亦踐更」之句。又云：「並土兒童君再見，會稽草紱我偏榮。」蓋文定再鎮兗，而青社，文正鄉里也。

慶曆中，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。有琅琊幽谷，山川奇麗，鳴泉飛瀑，聲若環佩，公臨聽忘歸。僧智仙作亭其上，公刻石為記，以遺州人。既去十年，太常博士沈遵，好奇之士，聞而往遊，愛其山水秀絕，以琴寫其聲，為《醉翁吟》，蓋宮聲三疊。後會公河朔，遵援琴作之，公歌以遺遵，並為《醉翁引》以敘其事。然詞不主聲，為知琴者所惜。後三十餘年，公薨，遵亦歿。其後，廬山道人崔閑，遵客也，妙於琴理，常恨此曲無詞，乃譜其聲，請於東坡居士子瞻，以補其闕。然後聲詞皆備，遂為琴中絕妙，好事者爭傳。其詞曰：「琅琊清圓誰彈響？空山無言，惟有醉翁知其天。月明風露娟娟，人未眠，荷簣過山前，曰『有心也哉，此弦！』」(第二疊泛聲同此。)醉翁嘯詠，聲和流泉；醉翁去後，空有朝吟夜怨。山有時而童顛，水有時而回淵。思翁無歲年，翁今為飛仙，此意在人間，試聽徽外兩三弦。」方其補詞，閑為弦其聲，居士倚為詞，頃刻而就，無所點竄。遵之子為比丘，號本覺法真禪師，居士書以與之，云：「二水同器，有不入；二琴同手，有不相應。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，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，此必有真同者矣。」

海陵西溪鹽場，初，文靖公嘗官於此，手植牡丹一本，有詩刻石。後，范文正公亦嘗臨蒞，復題一絕：「陽和不擇地，海角亦逢春。憶得上林色，相看如故人。」後人以二公詩筆故，題詠極多，而花亦為人貴重，護以朱欄，不忍採折。歲久茂盛，枝覆數丈，每花開數百朵，為海濱之奇觀。

范魯公之孫令孫有學行，登甲科，人以公輔器之，王魏公且妻以息女。令孫常為《登覽詩》曰：「孤雲不為雨，盡日卻歸山。」識者以謂不及進用之兆。令孫官止右正言，年未五十卒，士大夫哀而惜之。

青州布衣張在，少能文，尤精於詩，奇蹇不遇，老死場屋。嘗題龍興寺《老柏院詩》云：「南鄰北舍牡丹開，年少尋芳日幾回。惟有君家老柏樹，春風來似不曾來。」大為人傳誦。文潞公皇祐中鎮青，詣老柏院，訪在所題，字已漫滅。公惜其不傳，為大字書於西廊之壁。後三十餘年，當元豐癸亥，東平畢仲甫將叔見公於洛下，公誦其詩，囑畢往觀。畢至青，訪其故處，壁已圯毀，不可得，為刻於天宮石柱，又刊其故所題之處。

蘇子美，慶曆末謫居姑蘇，以詩自放。一日，觀魚滄浪亭，有詩云：「我嗟不及遊魚樂，虛作人間半世人。」識者以為不祥。未幾，果卒，年四十一，士大夫嗟惜之。

濮人杜默師雄，少有逸才，尤長於歌篇，師書石守道。作《三豪詩》以遺之，稱默為「歌豪」，石曼卿「詩豪」，水叔「文豪」。而永叔亦有詩曰：「贈之《三豪》篇，而我濫一名。」默久不第，落魄不調，不護名節，屢以私乾歐陽公。公稍異之，默怨憤，作《桃花詩》以諷，由是士大夫薄其為人。

鄭毅夫詩格飄放，晚年為《兩詩》曰：「老火燒空未肯休，忽驚快雨破新秋，晚雲濃淡自日下，只在楚江南岸頭。」未幾，自杭移青，道病，泊舟高郵亭下，乃卒。是何自識之明。

趙文度，青州人，(名犯宣祖諱上字。)清泰三年進士第六人及第，能詩，有《觀光集》傳於世，頗有佳句。嘗為劉崇幕客，及崇僭位，拜偽相。後與崇不和，出守嵐州。及太祖徵河東，文度以城歸國，拜華州節度使。後因郊禮移鎮耀州，有詩寄其鄉人云：「聖主覃恩徧九垓，碧油紅旆出關來。鄉中父老如相問，十五年前趙秀才。」予姑之夫晉卿，文度孫也。其詩尚在。

石曼卿，天聖、寶元間以歌詩豪於一時，嘗於平陽作《代意寄師魯》一篇，詞意深美，曰：「十年一夢花空委，依舊山河損桃季。鴈聲北去鷺西飛，高樓日日春風&~YWGVI;。眉黛石州山對起，嬌波淚落妝如洗。汾河不斷水南流，天色無情淡如水。」曼卿死後，故人關詠夢曼卿曰：「延年平生作詩多矣，獨常自以為《代平陽》一首最為得意，而世人罕稱之。能令予此詩盛傳於世，在永言爾。」詠覺，增廣其詞為曲，度以《迷仙引》，於是人爭歌之。他日，復夢曼卿謝焉。詠，字永言。

李淑守鄭州，題《周少主陵》曰：「弄糝牽車晚鼓催，不知門外倒戈回。荒墳斷壠纔三尺，剛道房陵半仗來。」時陳文惠薨，淑奉詔為墓誌，淑言堯佐「好為小詩，間有奇句」。陳之諸子請易之，淑不從，乃言其詩謗太祖，落淑侍讀學士。

祥符中，有劉偁者久困銓調，為陝州司法參軍，廉慎至貧。及罷官，無以為歸計，賣所乘馬辦裝，跨驢以歸。魏野以詩贈行

云：「誰似甘棠劉法掾，來時乘馬去騎驢。」未幾，真宗祀汾陰，過陝，詔徵野赴行在。野避，不奉詔。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，得贈偈詩。上歎賞久之，語宰臣曰：「小官中有廉貧如此者。」使召之。偈方為江南幕吏，至，以為京官知青州博興縣。後有差除，上曰：「得如劉偈者可矣。」未數年，亟遷主客郎中、三司戶部判官。真宗之獎拔廉吏如此，然由野一詩發之也。

濮人李植成伯與張續禹功師但徠石守道，為門人高弟。歐陽文忠《讀徠集》詩云：「常、續最高弟，騫、游各名科。」(成伯少名常。)嘉祐中，詔舉天下行義之士，發遣詣闕，成伯首被此舉，詔書方下而卒，士大夫惜之。時禹功居曹南，成伯前卒數日，以詩寄禹功，其末句云：「野堂吹落讀殘書。」禹功怪其語不祥，亟往訪之，未至濮，成伯已卒。野堂，成伯讀書堂也。

王元之在翰林，太宗恩遇極厚，嘗侍燕瓊林，獨召至御榻顧問。帝語宰相曰：「王某文章獨步當代，異日垂名不朽。」元之有詩云：「瓊林侍遊宴，金口獨褒揚。」

范文正公未免乳喪其父，隨母嫁淄州長白山朱氏。既冠，文章過人，一試為南宮第一人，遂擢第，仕宦四十年。晚鎮青，西望故居，纔百餘里。以詩寄其鄉人曰：「長白一寒儒，登榮三紀餘。百花春滿地，二麥雨隨車。鼓吹前迎道，煙霞指舊廬。鄉人莫相羨，教子苦詩書。」

張芸叟奉使大遼，宿幽州館中，有題子瞻《老人行》於壁者。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，謂《大蘇小集》，子瞻才名重當代，外至夷虜，亦愛服如此。芸叟題其後曰：「誰題佳句到幽都，逢著胡兒問大蘇。」

書畫

唐劉忠州晏《重脩禹廟碑》，崔巨文，段季展書。劉，當世顯人，所記撰及書碑者，宜皆知名士，矧巨之文、季展之書有過人者，而其名不著於世，何也？景祐中，周膳部越為三門發運判官，始以墨本傳京師。越書為當時所重，以是季展書亦為人所愛。其後，屯田左員外瑾慮其剽闕，搆字以覆其碑，而模刻於他石，以廣其傳焉。季展書，刻石者少。有《洛祠記》、《多心經》，不著姓氏，驗其筆畫，亦季展書也。

太宗朝，有王著學右軍書，深得其法，侍書翰林。帝聽政之餘，留心筆札，數遣內侍持書示著，著每以為未善，太宗益刻意臨學。又以問著，對如初。或詢其意，著曰：「書固佳矣，若遽稱善，恐帝不復用意。」其後，帝筆法精絕，超越前古，世以為由著之規益也。

營丘李成字咸熙，磊落不羈，喜酒養琴，好為歌詩，尤妙畫山水。周樞密使王樸與之友善，為召至京，將以處士薦之，會樸卒。乾德中，陳守、大司農衛融，以鄉里之舊延之郡齋，日恣飲，竟死於酒。子覺，仕至國子博士、直史館。贈成為光祿寺丞，葬於濟儀之魏陵，宋翰長白為之誌。成畫《平遠寒林》，前人所未嘗為，氣韻蕭灑，煙林清曠，筆勢穎脫，墨法精絕，高妙入神，古今一人，真畫家百世師也。雖昔王維、李思訓之徒，亦不可同日而語。其後，燕貴、翟院深、許道寧輩，或僅得一體，語全則遠矣。考白所作成誌，則成未嘗仕，而歐陽文忠公以為成仕至尚書郎。按白與成同時人，又與成子覺並列史館，其所紀宜不妄，不知文忠公何以據也，正當以誌為定。

翟院深，營丘伶人，師李成山水，頗得其體。一日，府宴張樂，院深擊鼓為節，忽停擗仰望，鼓聲不續。左右驚愕，太守召問之，對曰：「適樂作次，有孤雲橫飛，淡佇可愛。意欲圖寫，凝思久之，不知鼓聲之失節也。」太守笑而釋之。

北都臨清縣北王舍城僧寺東一古殿，皆吳生畫佛像，旁有題記，類褚河南筆法。國朝已來奉使大遼者，道出寺下，例往觀之，題名粉板，或別取一二像，今且盡。

歐陽文忠公，文章道義，天下宗師。凡世俗所嗜，一無留意，獨好古石刻。自岐陽石鼓、岱山、鄒繹之篆，下及漢、魏已來碑刻，山崖川谷，荒林破塚，莫不皆取，以為《集古錄》。因其石本，軸而藏之。撮其大要，別為目錄，並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，以傳後學。踐尾多公自題，復為之序，請蔡君謨書之，真一代絕筆也。公之守毫也，餘主蒙城簿，嘗得閱之。

玉堂北壁有毘陵董羽畫水，波濤若動，見者駭目。歲久，其下稍壞。學士蘇易簡受命知舉，將入南宮，語學士韓丕擇名筆完補之。丕呼巧者壞其下，以朱欄護之。蘇出院，以是恨惜不已。

陳文惠公善八分書，變古之法，自成一家，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。能為方丈字，謂之堆墨，目為八分。凡天下名山勝處，碑刻題榜，多公親蹟。世或效之，皆莫能及。

祥符中，丁晉公出典金陵，真宗以《袁安臥雪圖》賜之，真古妙手；或言周昉筆，亦莫可辨。至金陵，擇城之西南隅曠絕之地，建賞心亭，中設巨屏，置圖其上，遂為金陵奇觀。歲久頗失覆護，縑素敗裂，稍為好事者竊去。嘉祐中，王君玉出守郡，首詣觀之，惜其剽取已盡，嗟之尤久，作詩題其旁云：「昔人已化遼天鶴，往書難尋《臥雪圖》。」

皇祐中，仁宗命待詔高克明畫三朝聖跡一百事，人物纔寸餘，宮殿、山川、車駕、儀衛咸具。詔學士李淑等撰次序贊，為十卷，曰《三朝訓鑑圖》，鏤板印貽大臣宗室。

保塞軍東北數里曰路曠，一小寺殿後照壁舊有畫水，世傳張僧繇筆，勢若搖動，真名手也。熙寧中，地震壁壞，好事者或取二三段藏去，今無復可見矣。